

雒  
閩  
源  
流  
錄

雒閩源流錄卷十五

姚江一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衢校  
昌僑

愚聞之子高子曰姚江之學興濂雒之脉絕信斯  
言也茲錄於陽明及陽明之徒固不得列也夫陽  
明詆朱子比于楊墨侮孔子不及堯舜而謂蘇秦  
張儀其說不窮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其自處  
當在何等所謂雒閩源流必其鄙爲最下乘不樂  
居者也奚列之有其徒初傳爲山陰泰州再傳爲  
山農心隱三傳爲盱江溫陵浸淫而爲大洲東溟  
決裂而爲海門石簣而連約掎摑于其間者且合

江左右而徧楚粵焉非掃工夫謂世有無階級無門路之絕學卽掃文字謂世有不讀書不識字之大儒非掃行檢謂嗜慾卽是天機好色貪財不過應迹卽掃儒宗謂三教同一源本成僊作佛祇是證心一唱百和如狂如醒至其後遂相與捏神弄鬼膜拜伽文而顯然移尼山之統於弟子之位噫欺天侮聖惑世誣民至于此極不可復語于儒者況其以雒閩云乎哉嘉靖中襍莊渠與后渠書有云近世講學者日以多憂方大耳蓋爲陽明之徒發也雖然猶是天也猶是人也則亦猶是道也以

先聖賢之傳法加以其時數大君子之竭力匡正  
口燥唇乾而謂此中無學者焉固無是理平心而  
論陽明言無善無惡非也而其言良知是也其言  
先行後知似顛倒也而其言致良知則固易知簡  
能也是以別徑造道者也爲其學者有真有僞其  
僞者弊極徒玷陽明其真者類能反躬克治信心  
直入足以挽緣飾倚藉之私滌支離膠固之累而  
其切磋于師友間也亦未嘗不虛已受人固莊渠  
所謂陸學雖粗却是實做者也視學者揀取何如  
耳嘗考其及門一時人物若東廓南江彭山晴川

三吾諸子皆在朝立節在野淑人光明俊偉有功  
名敎載攷其後學淺之善于制偏淡之變而得正  
有面規二王子者矣有辭闢盱江以下諸人者矣  
其後來成就便足植忠孝輔道德不著其本末於  
策又何以見濂雒之脉雖絕而有不終絕者耶嗟  
乎以夏之固陋敢於陽明存其真而削其訛於其  
徒則不嫌引進十之二三者非謂新學可從也所  
以明舊學之不絕於斯人而匡正者之功不可泯  
沒而已矣世之君子黨同伐異知邪正不並立不  
知玉石可相攻知毫差不容混不知片善不容棄

必疑吾言爲調停爲寬假而滋蔓而引寇矣是泥  
高子之言而反失其心也大道爲公其謂之何今  
自陽明子而下錄及門爲一卷二十五人錄後學  
爲二卷共四十餘人

王守仁

鄒守益

季本

徐愛

魏良弼

良政等附

陸澄

王潼

徐樾

唐愈賢

歐陽德

穆孔暉

南大吉

第達吉附

王道

路迎

馮恩

歐陽瑜

劉陽

劉魁

周衝

梁焯

蔣信

劉文敏

劉邦采

黃弘綱

何廷仁

朱得之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父華成化辛丑狀元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母鄭氏妊十四月生伯安少有才名年十八過廣信謁婁一齋謂聖人必可學而至心契之始志於學平素善謔至是遂習端坐語人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踰冠舉鄉試連下第登弘治癸丑進士上言邊務八事歷刑兵二曹與湛甘泉若水共倡學京師正德初劉瑾亂政南京科道戴銑等以諫忤旨下獄伯安首抗疏論救乞誅瑾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學乃進初伯安效宋儒作

窮理工夫而心不喻也

舊傳有思先儒謂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須是格因官署中

多竹卽取竹格之等語

遂遇疾姑隨世就詞章之學已而出入

二氏者十餘年漸悟其非尙未有得至是謫居力學  
幾忘其爲疾病患難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  
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  
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  
于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  
遂著五經臆說伐木構龍岡書院日玩易於其中明  
年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始舉知行合一之  
說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始教學者靜坐尋遷南京刑



部主事調北京吏部分考辛未會試薦鄒守益第一  
是年極論朱陸異同癸酉以後游登卿寺在滁陽金  
陵端一教人存理遏欲用省察克治工夫曰吾年來  
欲懲末俗之弊引接後來多就高明一路以救之學  
者漸有流入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吾甚悔之擬諫  
迎佛疏不果上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至  
任置二區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時寧王  
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  
府築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  
數十萬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伯安疏請提督軍

務以便討賊兵部尙書王瓊請於上許之卽予兵符  
先已平漳寇兩年間西攻橫水桶岡東襲三洲九連  
寇次第平之爲開縣興學三奉勅獎賞賚遷副都磨  
平錦衣百戶加副千戶疏辭不允伯安雖出入賊壘  
而與門人薛侃歐陽德等二十餘人聚講不散謂朱  
子大學章句非聖人本旨乃刻古本大學以明原無  
經傳之分亦無闕傳可補又謂集註或問屬朱子中  
年未定之說至晚而悔悟未及改正爰採集其語刻  
朱子晚年定論寇旣平四方學者輻輳修濂溪書院  
以居之是年薛侃刻徐愛陸澄所貽傳習錄于虔十

四年宸濠將反令其黨安福舉人劉養正來說曰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門下講明正學伯安笑曰殿下能舍去主爵否旣而遣門人龔元亨先行講學以探其意元亨至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元亨於途不果至六月濠舉兵反伯安適奉詔勘事福建中道聞變急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先遣謀行間以疑宸濠使不敢犯南京或走蘄黃趨京師俟其出兵攻南康九江安慶卽進兵擊破南昌還擒宸濠將獻俘而諸奸佞導上南巡欲攘其功議將縱宸濠於鄱湖俟上親與禦戰擒之而後奏捷

行賞連遣人追至廣信伯安不從行至錢塘遇太監  
張永與夜話大悅知其無他卽以濠等付之會有兼  
巡撫江西之命遂返明年正月上在京召入見太監  
張忠定邊伯許泰等復矯命拒之蕪湖欲加讒害伯  
安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燕坐草庵中上遣人覘得  
之曰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訖七月中  
重上捷音武廟回鑾是役也論者不難其成功而難  
其處變焉嗣是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嘗曰其於  
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火一口  
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

落用功負此知耳又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  
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  
少詞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  
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工夫  
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  
直下承當耳尋命錄象山子孫送金谿學肄業以彰  
褒崇之意大會諸門人於白鹿洞勉以共明此學世  
廟登極始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復噤言官論沮之  
不使入朝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

奏牘癸未南宮發策斥爲異學伯安語門人無辯且  
當反求諸已會門人南大吉守紹興數問學關嵒山  
書院請主之諸門人復立陽明書院于越城學者因  
稱陽明先生嘉靖五年用大臣薦命兼左都御史總  
督兩廣征思田寇臨發門人王畿錢德洪論本體工  
夫各持一偏不能決請問伯安命移席天泉橋上交  
箴之因曰二君以後與學者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  
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  
人更無差失

舊傳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洩時等語疑非真今削去

畿又問

本體透徹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伯安曰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寔用爲善去惡工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饒俱有省然其後只單提致良知三字而四句宗旨竟不復道伯安於此已寓罕言微意矣行至南昌講大學於明倫堂至吉安會士友於螺川驛及至梧州奉勅兼巡撫兩廣遂開示恩信班師撤旅岑猛遺目盧蘇王受等自縛來歸乃薄示懲罰遣令歸農卽用蘇等與永順保靖土兵還自嶺南者潛師倚角轉平八寨

嶺表以寧捷奏以病乞致仕還至南安疾革家僮問  
何所念答曰他無所念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  
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門人南安推官周積問遺言  
答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遂卒年五十七值朝議日  
昧盡停卹典伯安天亶忠直材雄文武方上宸濠僞  
檄未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騷擾尙  
爾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眞竊大寶且  
今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直在宗  
室與言至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  
節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



自刻責易轍收絃罷繙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  
跡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臣民  
不勝幸甚旣又上言宸濠發謀之始逆料太駕必將  
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不  
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  
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  
有餘憾蓋爲危言以尼駕出羣小見之滋不悅故事  
後百計構之若其用兵如神伐謀制勝機密算淡對  
客笑談萬衆遄集擒渠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尙不知  
也以良知立宗而未嘗不預防其弊嘗謂學者曰良

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顧假以文過飾非  
爲害大矣見好談僞佛者則警之曰二氏之學其妙  
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辯惟篤志聖學者始  
能究析其隱微非測億所及也聞摘議晦庵者則戒  
之曰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  
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  
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  
何動得一字或問異端曰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  
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皆格論也當大禮議  
起伯安居越中霍韜席書黃綰王誠甫輩前後以書

問俱不答夜坐碧霞池有句云無端禮樂紛紜議誰  
與青天掃宿塵衆莫能測厥指論者謂其敘古本大  
學則倒置經文集朱子晚年定論則遷就歲月至以  
金喻聖以金之分兩輕重喻聖人才力有大小而謂  
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七八千  
鎰又謂蘇秦張儀其說不窮亦是窺見良知妙用處  
其立言固有失之太險太恣者焉初伯安少游江右  
鐵柱宮遇一道士靜坐與語悅之遂相對終宵後謫  
龍場恐瑾使人暗害之托爲投江死者逃入武彞山  
中遇前道士指示間行赴謫所又嘗歷險訪地藏洞

異人其言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論者以爲此其入門本色而左籠右罩以神其說不虞底裏之卒露也然則象山白沙猶其借徑矣所著有陽明全集居夸集五經臆說大學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則言行於世隆慶初贈新建侯謚文成賜祭塋補給誥券許子孫世襲萬曆初詔從祀文廡

愚按陽明年譜載陽明少時見宋儒解格物遂格及官舍中之竹幾成心疾天下豈有此癡學問哉不過借此以形容宋儒之室耳今爲此傳爲陽明存真有美行不敢掩有疵言不能匿而於此等傳訛及夸誕處皆竟削之卽天泉證道四句宗旨余嘗疑爲龍溪緒山贊設之詞但此一段乃越學大

把柄亦其真破綻不可不備存以供辨論若夫原其入門本色出于鐵柱宮道士地藏洞異人則其

徒方欲躋諸濂洛之上列諸鄒魯之間必不肯甘服要亦其年譜自爲供狀如此非敢虛加之也又按嘉靖間首疏請祀陸九淵再疏請祀陳獻章以爲祀王守仁地者守仁之徒行人薛侃也隆慶初主祀守仁而不果者輔臣徐階也至萬曆初而卒成之者內閣申時行及宗伯萬士和也其申請之不遺力者御史耿定向也噫薛耿二子自以爲功在王門矣豈知其助焰揚波足以燼程漂朱也與觀於侃之以妄言獲罪及定向之晚年壞節其言又何足據與方時議之請祀守仁也給事中蔡汝賢獨上崇正學祀真儒一疏乞以羅從彥李侗祀正論快之蓋王詆朱學而羅李乃朱學所自來名爲祀羅李正欲尊朱以抑王耳然未能勝也前後疏祀羅李者如福建提學金貢亨輩不一而足至萬曆四十一年提學僉事熊尙文上疏侍讀學士何宗彥等博議禮部侍郎孫慎行主其事覆疏以程朱擬孔孟謂孔有曾思而後孟子接其傳程得羅李而後朱子衍其緒羅李之功與曾思等宜將二賢列宋儒楊時之下入廟崇祀詔從之而國家所以尊朱者亦云備矣乃考慎行之學終不免

雋王殊失諸臣初意則信平時染之難條也與  
武問子爲是錄於陳王聚之淺矣乃於陳則進諸  
羽翼之列而於王獨否何也余曰陽明豈無獨得  
處但其所得不中不正且自信太過語言之失甚  
多上得罪先賢下開誤後學訛  
今禍尚未艾如何混進得他

鄒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父賢繇進士歷福建僉憲  
精春秋學謙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陽明王  
公爲會試同考薦會元殿試賜第三人授編修踰年告  
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歎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  
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會陽明開府虔臺在叩之論  
辨反覆間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於擒宸濠周  
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官復謁陽明於越留月餘別

去陽明謂門人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輟  
謙之近之矣入都諫大禮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在  
廣德惟務以誠心感民顧發奸摘伏一境稱神每自訟  
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  
艮輩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達江左右丁亥遷南  
禮部主客郎中逾年聞陽明訃服心喪辛卯請告趨越  
哭陽明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補南  
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克經筵講官  
應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俄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  
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乃遵成

憲申章程立號冊俾出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太  
館士爭慶得師居亡何九廟災大臣當自陳謙之疏中  
寓交倣意譏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前後在兩都歷廿  
年與湛文簡若水呂文簡枬徐文貞階羅文恭洪先唐  
襄文順之輩劇切互至而主陽明良知之學嘗語學者  
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臭別香臭  
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謂人無是  
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人井而知惻隱  
嗉蹴而知羞惡又豈待學而後能哉自慊自欺在已而  
已又嘗曰順逆境界只是陰晴出處節度只是語嘿此



中潔淨乃無在不潔淨也又謂求安求飽是千罪萬過之窠曰持論平實類若此居恒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得春風和氣遺意學者稱東廓先生壬戌九月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年七十二隆慶初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著有文集行于世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論學能世其家

愚按大學聖經八條曰首先格致非程朱強爲補傳也中庸首章先原性道教之謂即明善也而格物致知在其中次言戒懼慎獨即誠身也而誠意正心在其中末章亦先說爲已知幾引入內省敬信分明先格致而後誠正則是學庸二書論工夫原無詳畧頓漸之殊也自陽明表章古本大學必謂格物是誠意工夫而欲駁去程朱補傳以爲多事則亦將以聖經格致爲贅語乎況存養省察雖曰一中之事

而子思子必說戒懼及慎獨尙要分靜動節次世  
有謂戒懼卽慎獨者便畧却靜中一段工夫一所金  
先生嘗詳闢之矣而謂中庸不及格物與首言慎獨  
可乎東廓之疑是當時王門設疑固如此東廓亦因  
而疑之未有的解云爾及往叩陽明所謂辨論反覆  
夙疑氷釋者度不出復古本首誠意之說而已矣然  
欲以此強合學庸而反支離學庸欲以此復大學之  
舊而反夫大學之全抑何不思之甚乎愚竊以爲大  
學必有格致補傳則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  
乃誠身之本而大學合于中庸矣中庸不曰首言慎  
獨則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  
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  
極而中庸亦不異于大學矣蓋大學格致屬學誠意  
屬修未有卽修以爲學者中庸言道不可離莫見莫  
顯屬知言戒懼慎獨屬行未有不知而可行者合之  
則一轍朱子章句何可易也東廓於陽明師生之分  
異于他人旣而稟學宜無杳鑿不必以此一端論離  
合而其發明良知兩字參合孟子特爲醒確宜其前  
評大禮後陳交徹直行其是非之本心白刃可蹈爵  
祿可辭進退語默不違乎道也而又好善忘我若無

若虛與谷言自信自在者迥異竊謂東廓承傳家學  
且嘗參究于溪野谷平諸君子間大持調劑取益弘  
多矣於王門之士吾必以東廓爲巨擘焉安可概目之哉

季本字明德浙江會稽人少受春秋於其兄木遂以  
經名諸生中弱冠舉于鄉尋丁父母憂家居十二年  
未嘗一日釋卷於書無所不讀每讀一書必竟其顛  
末乃已已而師事陽明獲聞良知說乃悉悔其舊學  
而一意六經潛心體究久之旣浸溢懼學者驚于空  
虛欲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  
以究陽明未發之緒又見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  
拘檢因爲龍惕說以反之以龍喻心以龍之警惕而

主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而用功  
則有所先間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卒自信其說不  
爲動始以進士理建寧盡心平反及召爲御史以論  
禮謫浮沉者二十年止長沙守其爲政急大節畧小  
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是齟齬而歸歸二十餘年家  
徒四壁立借居禪林以著書談道爲樂卒年七十九  
疾革猶進門人於榻前講易不輟爲人表裏洞達無  
城府人人樂親之稱爲彭山先生沒十餘年鄉人思  
慕不已相與建祠禹蹟寺西林顏曰景賢買田以供  
祭祀所著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

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說理會

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百二十卷或行於

世或藏祠中

愚按嘉靖朝自偏崇本生之後諸倭臣托於非禮以爲禮其惑甚多而進太宗

號成祖則父子並祖祧仁宗祔典獻則七廟中絕尤爲悖逆罪在不赦今觀彭山爲御史以論禮謫未詳所論何禮殆有守正違時者歟第余嘗讀其春秋私考一開首卽以仲子爲隱毋殊覺武斷其論閔僖逆祀既是左氏矣又疑公穀昭穆之說其爲書大都逞臆見喜翻案鑿空杜撰下本前人不忌後人適成其爲王門習氣者也聞潮州文起祠祀昌黎以彭山景逸配竊謂三子先後以直節貶固同而學術醇疵迥異若彭山者或可屬於韓之旁恐難安于高之右矣

徐愛字曰仁浙江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出知祁州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疏陳十事多見採納遷

南京工部員外歷郎中廉勤克舉其職請告歸卒年  
僅三十一曰仁娶於王蓋陽明之族妹脩也弱冠領  
鄉薦適陽明謫龍場歸論學於嵇山往聽而悅之遂  
納贄稱弟子後數年壬申陽明自考功遷南大僕曰  
仁亦自祁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踊躍  
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卽是時所編也其自  
序曰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  
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  
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  
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

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  
精是惟一工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  
久不覺手舞足蹈當陽明官南都時四方同志雲集  
至不能應每令曰仁分接之咸得所欲而去及卒陽  
明哭之慟後每語及輒傷之

愚按陽明傳習錄極有透語亦多落邊見而曰

仁倡編之又自序先疑後信蓋以其身為世說法  
與堅人信向之心斷其疑根塞其悔路後來吉州  
胡南嘗論陽明之非見東廓念庵而悅安福王時  
槐堅執程朱之說見兩峯兄弟而悅總是一箇路  
徑於是耳食之徒中本無主聞其言莫不隨跟轉  
脚矣為禍至此安得不重作偏者之罪耶又按  
紹興府志徐愛季本二傳後孫鑽跋曰自文成倡  
道稽山一時從遊之士無論四方即再越且百數  
十人今所為傳僅徐季兩公何寥寥也蓋兩公  
者省志邑志之所已載且其人沒久而論定矣其

他賢者固多而舊乘未載固未敢遽入也乃若錢  
江錢先生德洪山陰王先生畿兩先生者及門最  
先聞道又最早始以從學既復以奔喪兩停廷試  
不急干進取已又爲之恤遺孤攝家政不啻若父  
子文成沒數十年而良知之緒綿延不絕天真水  
西創祠聚徒若文成之未喪其尊師衛道之功安  
可泯也而王先生壯年斷然勇埒上蔡其所見解  
尤超玄入微不落階級兩先生皆有所承不信今必  
雖途徑稍別要于師門宗旨各有所承不信今必  
傳後無疑者顧余拘儒也終未敢破例而爲傳尙  
有俟于後之君子焉愚因思孫氏以越人而尙論  
其鄉先生顧持論若此於錢王二氏竟闕如是必  
有真見且有所受之矣而宇內之爲越學者輒盛  
稱龍溪緒山何爲乎無亦徒炫于生徒著述之末  
而未考知許乎緒山吾不得而知竊謂龍溪欲究  
竟此學老不廢游既分居家出外爲兩截而又從  
事于謁甚至關說媒利大不厭乎人心豈陽明之  
教固爾耶聽言觀行詎可忽諸然如徐季二子品  
雖正而學終偏又非孫氏之所能知也故愚於是  
錄凡越學之不錄者視錢王而已其人錄者視徐



季而  
已

魏良弼字師說江西新建人當陽明撫江右倡新學  
時直指唐公龍督學邵公銳皆顧守舊聞與諸生言  
王公天資高難學諸生各習常業毋奔謁爲虛譚聞  
者頗憚避王門而師說獨偕其弟良政良器良貴趨  
受學焉師說性資剛毅撻履方嚴自縣宰陟諫垣屢  
進讜言受廷杖亦屢復職每杖患甫愈又以直言拜  
杖下獄雖獄卒爲之流涕直聲滿天下隆慶初晉太  
常少卿致仕人稱水洲先生良政字師伊孝友敦樸  
渾然天成聞道最早燕居無惰容嘗曰學問頭腦旣

明惟專一得之氣專則清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  
不尤人何人不可處不累事何事不可爲發解江省  
乃遂卒水洲嘗言夢中見良政流汗浹背其生前可  
知矣良器字師顏良貴字師孟兩人亦多所自得

陸澄字元靜浙江歸安人始謁陽明於留都月一至  
已益親後請掃庾下之堂而旦暮侍焉性故豪邁後  
日雍默自持慊慊然自以爲不足也其記陽明語首  
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  
事蓋其篤也已欲屏絕文字端于學又以多病頗學  
養生陽明皆諭止之詳見語錄中元靜官止尙書郎

執父喪哀毀失明矯湖俗於禮陽明爲表其父墓

王潼字本澄浙江錢塘人幼嗜學讀朱子語錄遂絕  
意于進拜陽明于稽山留受教陽明嘉其篤志命輔  
其子仲肅爲學亡何配任氏卒本澄年甫三十餘念  
任有淑行遂不再娶性好遊嘗歷齊魯燕趙登泰山  
覽日觀西望太行薄遊都門循海而南道吳適越東  
下武昌訪竹樓赤壁之勝悉以其所得發諸詩畫說  
者謂有沂雩遺風焉亦勤著述於陰符經程張諸書  
皆有補註

徐樾字子直江西貴溪人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

後卒業心齋之門登嘉靖壬辰進士繇部曹出爲貴  
州提學副使一見儒士孫應鰲大奇之許必解額榜  
發果以禮經中第一人時應鰲年十九卒爲名臣世  
以此服其衡鑑嘉靖壬子簡任雲南左布政使值南  
滇那賊篡立奉命聲討子直奮不顧身直入沅江仗  
義撫勦不意那賊詐降縱兵象衝突遂遇害學者稱  
波石先生其爲學陶鑄二王至傳之趙內江而其說  
益荒矣

唐愈賢字子充湖廣沅陵人幼穎敏比長有大志從  
陽明遊而歸充然有得修業桃溪山中登嘉靖丙戌

進士知寧海縣政教並舉民建生祠擢御史疏劾奸  
黨抗言時政遂引病回籍道過武穆祠題詩曰奸邪  
何代無秦相忠孝誰人似岳家一日與門人論學畢  
衣冠升正寢召親友環坐對食盡歡自歌而逝

歐陽德字崇一江西泰和人弱冠舉于鄉聞陽明公  
論學走虔臺上書師事焉研窮剖析至忘寢食不赴  
春試者再嘉靖二年舉進士知六安州適歲祲捐俸  
倡賑隨地設粥活數萬人擢刑部員外改翰林編修  
尋擢南京國子司業日以道術誨迪在監諸生遷南  
尚寶歷常少鴻臚丁外艱與鄒文莊羅文恭輩聚講

于青原梅陂門人益進薦起南太常卿召入掌國子  
祭酒事晉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兼翰林學士掌詹事  
府事教習庶吉士謂庶吉士號爲儲相不宜直攻文  
詞而已也時聚一堂析理論政究極聖門明體適用  
之實際丁內艱服闋召拜禮部尙書踰月遂召入直  
與聞大政當議建儲二王婚禮雖時上章忤上意上  
察其持正卒優容之宇度弘粹孳孳講學務以真知  
實踐爲主接引後進如恐不及在官措施皆當事理  
協人情可傳永久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九謚文莊刻  
有南野遺集行於世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棠邑人淳懿溫恭早負文望弘治甲子陽明主山東試舉第一乙丑成進士改庶常授簡討正德間宦瑾擅權卿僚皆伏謁跪拜伯潛與崔子鐘何粹夫獨長揖瑾怒矯旨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召復翰林遷南司業尋以左庶子克經筵講官因憾所得懷惻規切嘉靖初進學士掌翰林事以忤權幸改南尚寶卿科臣葉淇上言孔暉昭代醇儒留之左右足以裨益聖德不聽轉南太常卿致仕平生無疾聲厲色變故粹至神色怡然或擬諸程伯子居官三十年茅茨僅庇風雨研精六籍返證一心而於

二氏諸書亦時擇其精者詳說之曰吾性原無分別  
相則其偏蔽也卒贈禮部侍郎謚文簡著有讀易錄  
尚書困學諸史通編大學千慮等書

南大吉字元善陝西渭南人正德辛未進士爲陽明  
分考所得士幼穎敏絕倫稍長有言懷詩云誰謂予  
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併弱冠以  
古文詞鳴當世入仕尚友講學漸薄詞章猶豪曠不  
拘小節嘉靖癸未由戶部郎出守紹興值陽明白江  
右歸因從卒業得實踐致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  
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由是時就請益開稽山書院



請陽明主教聚八邑彥士躬勤講習與爲倡和偕諸  
同門錄陽明講語爲傳習錄付之梓其治郡以循良  
稱有學士侵王右軍謝太傅故地悉割歸其主坐是  
賈怨而當事者更以抑陽明故斥之中察典去旣歸  
益以道自任啟潛水書院以書抵馬西玄諸友闡析  
良知惓惓于慎獨改過之訓出其門者多篤行士卒  
年五十五著有端泉集及紹興志渭南志第逢吉字  
元真九歲通戴記大義領鄉薦後因兄元善師陽明  
已舉進士歷副使以條奏邊事忤執政意罷歸居家  
敦行孝義不忘卒年八十一著有姜泉集越中紀傳

及註解會稽三賦刻于越

王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未冠舉於鄉正德辛未成  
進士選庶常時山東盜起將奉祖母避地江南疏改  
應天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閣臣方  
獻夫薦其學行醇正可任宮寮擢春坊左諭德引疾  
固辭三疏允歸而聲望益重居一歲遷國子祭酒端  
軌申約諸生翕然向風人比之宋仲敏拜吏部右侍  
郎閱月病卒贈禮部尙書謚文定純甫英敏絕人精  
擇強記於書靡不究其要指已厭博反約紬繹聖經  
嘗師事陽明執友皆一時名儒不欲標門戶自表暴

久之神解渙然自信盡破世俗拘攣之見著有易詩書春秋大學億持論多前儒所未及

路迎字賓暘山東汶上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與堂邑穆伯潛武城王純甫同師事陽明翁務講學以相切劘轉郎中歷知襄陽松江淮安三府愷悌廉平政先惠養至制馭胥吏操切獨嚴治稱第一累官藩叅臬使擢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晉副都巡撫山西召入三遷至兵部尙書上疏乞休得命從容就道祖餞屬路莫不歎其知幾卒年八十

馮恩字子仁南直華亭人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差

江右勞軍見陽明薦束修爲弟子陽明甚器之已擢御史疏論當時分建南北郊欲令皇后出蠶北郊二議非是已忤權幸意會彗星見東井抗論冢宰汪鉉爲腹心彗及張孚敬方獻夫二相宜亟罷復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得失上震怒逮下詔獄當會審向闕跪不爲問官所屈觀者歎其鐵膝鐵口鐵膽鐵骨有四鐵御史之稱署律當斬上閱其子訟冤疏悟其忠得減戍雷州後赦歸雷人祀之十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諸公子仁廢後置田贍貧爲德於鄉甚備隆慶初晉大理寺寺丞年餘七十不起再加朝

列大夫晚號南江著有莠莠集

歐陽瑜字汝重江西安福人自少端慤鮮嗜慾從陽明學雅見器異將別請益陽明曰常見自己不是此吾六字符也汝重奉師教終身力踐之既舉于鄉歷數科不就公車曰有老親在王天下不與易也丁外艱守制不處內者三年既葬廬墓側虎每環廬而嗥不爲動服闋授通州學正萃諸生論學值州守缺署篆數月雪冤抑獎良善輕罰節費民甚安之遷南監博士大司成松溪程公故重之與爲忘分交轉南大理評事釋大冤十數晉本寺正擢雲南僉事艱歸起

補廣西清積牘逐娼優禁龍舟審捕真盜釋冤獄二十餘人歷左江兵備四川叅議拂袖歸歸而壹意講學以勵後進雖隆冬盛暑不輟席而槩不爲奇僻語更謙虛受人後生來學有所陳說亟稱賞不容口性寬厚鄉人或侮之至詬辱絕不爲較其自持甚堅少時人有欲敗其守者誘致妓館中鑰其門去汝重燃燈達旦動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具道其不得已之故及明其人啟鑰視之燈瞳瞳未滅妓含泣道故其人愧謝不已陸宗伯稱之曰宦廿載恒產不及中士年九袞守身恒如處子皆實事也

劉陽字一舒江西安福人兒時端重若成人耻私食  
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券弱冠如虔見陽明  
稱弟子陽明視其修幹疎眉飄飄有世外之態顧謂  
諸生曰此子當享清福已又語之曰若能甘至貧至  
賤者斯可爲聖人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碣山知縣居  
四載九被薦拜御史時世廟改建萬壽宮爲永僖僊  
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主筆一舒毅然曰此當諫不  
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謂天威叵測衆咸洵  
洵歸過一舒曰卽有譴請獨當之卒亦無恙故事部  
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一舒乃謂同列曰疏在中官

手北面可爾旣授疏猶倏然當尊謂朝廷何竟東向  
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訖不敢出一語官舍蕭然日  
恒蔬食尋引疾歸執親喪墓棲三年旣祥被召陪點  
光祿少卿辭不起日與邑士人談學不倦嘗會復真  
羣公夜講罷門弟子就一舒遮牀趺坐退若有得也  
體氣清癯嘗登太山絕頂及遊衡岳夜半坐祝融峯  
披羊裘觀海日晚闢雲霞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  
天與諸同志講道悠然樂之發爲詩文自成一家言  
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與人言依于踐履嘗曰美堯  
舜之孝弟而無稱于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



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于可視可指言著言察乃未  
及平行之習之蓋力破學者之隱疾而戒之也又每  
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其壽加乎七十  
又當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及卒鄉人相與祠  
祀之稱爲三吾先生

劉魁字煥吾江西萬安人嘉靖間繇舉人判寶慶五  
年守鈞州七年同守潮州遷工部員外郎上時務十  
事皆嘉納有詔徙雷壇禁中煥吾上疏諫自分獲譴  
先授家僮囊金三兩治後事疏入上震怒杖之廷人  
獄創甚有百戶戴經者藥之得不死日與同繫楊公

爵周公怡淬礪以不能積誠意感悟自責而門人尤  
子時熙官北雍日候牢戶質疑義答之如常是年八  
月得旨釋放爲民未逾旬復遣逮逮者至煥吾猶在  
道先繫第元北行煥吾至螺川得聞卽買舟馳赴武  
勸且潛歸煥吾不可賦詩寄家人有孤臣此日勞明  
主萬里何心保此生之句抵京復上疏稱願獻愚衷  
以死報國其言指切執政奉旨仍舊監着明年祈雪  
不應獄禁加嚴不得食有較尉楊棟者食之得不死  
又明年宮禁火赦還煥吾自幼稟父訓躬擡古行旣  
學于陽明子堅志返觀動有依據至放歸後蕭然一

布衣鄉邦共倚重之稱爲晴川先生

周衝字道通南直宜興人髫歲以孝聞雖甚暑至毋  
榻不敢裸體稍長從仲兄衢受尙書篤志力學聞善  
必從年二十四領鄉薦明年中會副司訓萬安日會  
士課藝談經不倦旌孝子劉靜以勵風教刻孝經刊  
誤養正羣書以代口授擢應城令朔望召耆老詢利  
弊效陽明門設二扁署一曰疏通民情一曰願聞已  
過立十家牌創常平倉建謝上蔡祠而刻遵道錄上  
蔡語錄心政啟鑰頒訓民間專務以德化民民爲立  
生祠以耳疾改邵武教授其教視萬安加密復鄉賢

游先生祭菟集遺書付其裔孫景壽督學端峯邵公  
銳與論學而重之尋遷唐府紀善屢以正學啟王先  
上定志修學以防逸豫又上修德裕後十二事而明  
聖學近正人二條尤切時王世子以讒間者十餘年  
道通乃徐動以慈孝至情王大感悟愛世子如初閱  
歲念母老假使事歸省在途得疾將療矣聞母訃一  
慟而絕年四十七學者稱靜庵先生初在萬安聞陽  
明講學于虔卽往受業得聞致良知之說自應城之  
京復從甘泉遊得聞隨處體認天理之說覃思精研  
卒會於一故王湛亦交稱之陽明日吾門穎悟莫如

徐曰仁篤實莫如周道通甘泉則曰知行博約究其  
指歸及沒而其友古庵毛憲爲之誄稱其不溺于禪  
不流于俗

梁焯字日孚廣東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過贛從陽  
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拜禮部主事己卯三  
月與葉龍等十七人疏諫南巡上怒罰跪五日大杖  
三十車駕遂行會佛郎機加必丹未等三十人入貢  
江彬領四家兵馬從上遊豫導引火者亞三謁上喜  
而留之比入京師入四譯館不跪日孚執而杖之又  
番人寫亦虎先與其甥米黑兒馬黑麻以貢獻事誣

陷甘肅文武大臣皆被桎梏幽囚而倚彬等爲比日  
益驕橫亦以法約束之二番人相謂曰天顏可卽主  
事乃顧不可卽耶彬聞之將以凌虐駕下人員執奏  
遇武宗晏駕彬及二番人皆伏誅得免嘉靖初陟職  
方郎告歸養卒

蔣信字卿實湖廣常德人少克諸生居身有法處約  
不移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惟乾論學嘗曰釋氏只  
悟得一空卽根塵無安脚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  
時則私意自退聽矣又嘗論大學曰知止當是識仁  
體惟乾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卽是以誠敬

存之當陽明起自龍場寓郡西潮音閣因偕往受學  
陽明語惟乾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偶養病道林  
寺閉目趺足默坐澄心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  
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而沉疴立脫戊  
寅冬塋母槩不用時日方向拘忌之說嘉靖癸未應  
貢入京謁甘泉於邸舍相語而契丁酉入南雍甘泉  
時爲祭酒試學者須先識仁論契益淡戊子中應天  
鄉試壬辰登進士年已五十矣授戶部主事歷遷四  
川按察僉事庚子監鄉試性學一策出其手筆有道  
士以妖術憑愚民武奪于通衢官司使人攝之莫敢

近獨卿實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復驗遂寘之法遷貴州提學副使作聖諭衍訓以崇約束置陽明祠田若干畝有土酋匿黠民烏合其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爲變撫院謂當招撫之卿實力爭謂寧亂而斃我無撫而損威卽遣牌嚴逐諸酋戢衆而歸按院趙公薦于朝請畀以宮輔成均之任不報癸卯奉督撫檄委抵辰沅議邊事而言者以擅離職守劾遂奉旨回籍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稿遲二日乃行撫院劉公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真道學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輿不忍別因留詩



易之甲辰聞甘泉遊南岳往從之一切家事不問至  
巳酉春始歸十月卜築精舍於桃花岡學徒大集乃  
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卽以精舍田所入廩之惟  
四孟祀先一歸城居餘日端坐慎獨中心堂大觀樓  
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陟阜席地坐命諸生歌  
詩一二首而時自詠乾坤二卦文孟子牛山之木生  
我所欲數章以寓警發進修遊息各有節度己未冬  
感痰疾門人環侍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無語有勸  
以服藥者答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道五十四  
晦庵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更何藥爲

疾近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賦詩曰歸住青山十  
六年歌游多在萬桃間萬桃如我浮雲耳請借西風  
吹上天又曰吾儒傳性卽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  
付萬桃岡上月要須今夜一齊明越二日漏下四鼓  
瞑目端坐而逝年七十七學者稱道林先生

劉文敏字宜克江西安福人幼就塾竟日劬書無少  
嬉惰比長與族弟邦采共學思所以自立於天地者  
或至夜分不能卽枕謂邦采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  
已讀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研  
思未能融貫乃歎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卽買舟趨越

中見陽明執侍門牆在復三歷寒暑歸而與邦采砥切於家一以致知爲宗殫精畢志揅存克治瞬息不少懈出而偕東廓念庵諸公交修共證嘗七宿松原與念庵極論盡洩底裏念庵初覺未一已乃傾信旣別貽以詩曰歎息卓爾域千載能幾諧目擊中有存意會言無乖其溪契如此早謝諸生試布袍疏食歟光晦景沒齒不求人知學使存齋徐公欲召之貢竟辭焉卒年八十四踰月卽祀鄉賢祠學者稱兩峯先生及門王時槐而下若陳嘉謨賀涇王育仁皆其高第弟子

劉邦采字君亮江西南昌人初爲邑諸生卽厭舉業  
銳然以希聖爲志曰學在求諸心科舉非吾事也趨  
越中謁陽明稱弟子陽明嘗稱之曰君亮會得容易  
下外艱疏水廬墓哀誠篤至服闋遂不復應試嘉靖  
七年秋當鄉試學使趙淵檄縣強起之固勸始出及  
見學使下席延之君亮以棘闌故事令諸生脫巾露  
體而入非待士體某不願入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  
材令十三郡諸生並得以常服入闈免其檢察比揭  
曉得中式已乃授壽寧教諭以所學迪士士多興起  
以薦擢嘉興府同知尋棄官歸自陽明倡道後學者

承襲口吻浸失其真君亮嫉之乃極言痛斥以揣摩  
爲妙悟恣縱爲樂地情愛爲仁體因循爲自然混同  
爲歸一者之非謂心之體曰主宰貴知止以造於惟  
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以極於惟精是謂博約並  
進敬義不孤性命兼修之學如車輪鳥翼不可偏廢  
後學能領會者蓋鮮晚乃著易蘊二篇詞旨淵奧實  
發其所自得每諸生叩請能以一語開其宿錮令人  
豁然比疾亟門人朱調問曰此際視平時何如答曰  
夫形豈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第形如槁木耳  
少頤遂卒年八十六學者稱師泉先生

黃弘綱字正之江西雩都人丙子鄉舉第七人下第  
歸丁外艱往兄弘彝墮父貲不能償父怒將杖之正  
之代措三百金以解陽明聞而與之嘗謂士人曰道  
君來何遲也旣小祥始上謁居三日而悟心理合一  
之旨從陽明去虔至歸越不忍相離者四五年戊子  
冬陽明道卒門人倣築場義歲擇一人紀其家正之  
居守二年甲辰授福建汀州府推官執法明峻能聲  
漸著戊申召爲刑部主事自庚戌之變邊臣多逮西  
臺務爲深刻以希上旨正之獨持平不輕進退往往  
忤同官意以故讒者四起辛亥考察例當謫調乃上

章請得原職致仕報可既歸與同志論學不倦嘗曰  
以意念之善爲良者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  
臭腐元氣同爲本領江右人稱爲黃洛村

何廷仁原名秦以字行別字性之江西雩都人爲諸  
生時友人黃正之以所聞陽明之學盡告之廷仁曰  
我昔與子恨不及白沙之門意斯道不復有聞于後  
也由今所聞又奚他求是不可不聞于管義泉義泉  
者亦其執友也于是同趨虔臺至則陽明方提兵桶  
岡又相率趨南康執贄焉是時廷仁有繼母之喪斬  
然以衰服見陽明曰是可謂不學以言而學以躬也

嘉靖壬午與義泉同領鄉薦已而陽明在南浦則左  
右于南浦在越則左右于越陽明沒後辛丑始謁選  
爲令得新會喜曰茲非白沙先生之鄉耶數十年夢  
寐今始及門至則掃祠宇召諸生爲期而會設條而  
教久之聲教溢然乙巳遷南京工部主事辛亥卒江  
右人稱爲何善山與黃洛村齊名廷仁亦嘗學於涇  
野呂氏之門有問答詳見涇野語錄中

愚按涇野先生語錄所以

曉廷仁者甚悉有二條載第八卷本傳後一言良知是渾淪說語非聖人因人而施之教一言程張二子交讓正是道學正脈無物我之私學者不可執已見不知廷仁當日亦稍有省否余嘗思東廓善山輩乘稱王門高弟而復遊於高陵似有墨者夸之求見孟子之意其時呂先生往往隨機婉導



之然不聞其然受命也先入爲主耶抑風尚使然耶如近世幾亭陳氏初固並推王高及晚年乃定格物正解尊高獨至謂薛非不悟而修居多王非無力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惟吾先生其人彼俗儒或囿於方所而欲曲護其鄉先正或怙其成說而不肯一旦幡然舍已從人而幾亭氏皆不然斯誠豪傑之士也已

朱得之字本思南直靖江人幼學時能於傳注外時出意見尤好說中庸疑朱子格致之學而未知所從入有傳陽明傳習錄至者披閱連晝夜曰此濂雒之流也走越執贄焉究極良知宗旨比歸陽明爲書修道說貽之後聞陽明歿于粵走數千里至南安迎之哭之盡哀平生勇於爲義而孝友天至羣從諸弟多

不相能爲之隨材誨化皆成善士

或問王學院有弊而特進東廓念庵

西川雲浦四子抑其師而揚其弟絕其源而續其流亦有說乎余應之曰君子與人爲善昔者金少于氏嘗述十先生語斥王學而錄西川則東廓念庵雲浦視之矣且以難學之陽明而四子善學之是猶幹壘之子補過之臣也設拘師弟子授受之成轍而槩謂非則俱非否則又疑是則俱是豈因物付物鑑空衡平之謂哉

雒閩源流錄卷十五

終

雒閩源流錄卷十六 姚江二

無錫張夏纂 門人發源黃 昌儵校

羅洪先 胡瀚 劉澍 尤時熙

薛甲 張榮 游震得 余得附 余世儒

周怡 張緒 來知德 孫應鰲

李時英 萬吉 王漸達 殷士望

詹一麟 查鐸 胡大賓 劉週

維洪先字達夫江西吉水人年十一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之為人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私心嚮往遂卑視舉子業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二

十二舉於鄉歲丙戌鄉達谷平李公方家食趨拜受學  
嘉靖己丑廷試世廟親閱所對策御批曰學正有見言  
黨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狀元授修撰其舅氏賀之  
曰幸甚我甥成大業也達夫面赤曰丈夫事業無涯此  
舉三年逌一人得耳何謂大業是日猶自袖米詣蕭寺  
論學抵暮而歸明年告歸侍養父訓飭不殊童稚言動  
少錯詞也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忻忻從事  
焉已而居憂哀慟淡至苦塊疏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  
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  
外友人覩其顏貌而驚服之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

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東廓守益輩切劘無虛日召  
改左春坊贊善值世宗久住西內遂與同官唐順之趙  
時春因辛丑元旦朝會預疏請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爲  
民歸就里中闢石蓮洞居之間出會講于雪浪閣贛江  
水漲宅舍漂沒妻子假宿田家巡撫馬公檄縣出向所  
卻坊價數千金爲構室助固辭會荆川以兵事起官約  
偕出達夫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  
兄任之卽比自効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答  
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居止所製半榻默  
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

然不足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灑  
重爲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卽以邑冊請主  
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歡若更生及疾作子世光適赴  
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  
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逝年  
六十一達夫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主靜晚徹  
悟于仁體嘗言聖學正脉必遵濂溪無欲之旨無欲故  
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故  
能爲立極種子若是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是有欲  
卽使孤潔自守一隅其與未學者何異壬戌龍谿王氏

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於松原達夫與極言動靜合  
一工夫且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不  
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  
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  
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  
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  
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  
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癸亥序陽明年譜末云善學  
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世有恃妙悟而不知  
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蓋凜乎有矯偏救弊之思焉

自陽明倡良知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知於心然其傳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墮虛而無益其又訛也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懼爲戾於自然併心體而失之達夫憂之切故其爲言曰近時學者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矣而不能致其病且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良知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孩提必以達天下繼之其意可見矣雖其宗主陽明始終回護而不靳苦心幹旋開口剖白有若此此其天資極美使無見異而遷得醇儒而終事之豈



不亦入聖人之室乎達夫始歸田攻苦澹鍊無寒暑晝  
夜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清飭  
邊防戰陣車介之事細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  
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後覩  
時事曰非乃絕意干進而饑渴由已撻市引辜之衷則  
未嘗一日忘天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莫  
不惜之初在京師與唐趙二僚居相比唐甚推服趙尙  
未淡信一日邀達夫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窺室中  
啟敝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矚然如此歸後以先  
世所遺田宅盡讓二弟石蓮洞中嘗絕糧處之豁如也

著有念庵文集行於世學者稱念庵先生隆慶元年詔

贈光祿卿謚文恭

愚按忠憲先生推服念庵甚至而余友何良所則云觀念庵之言亦未嘗

不知陽明之失然與陽明之徒王龍谿輩淡信篤契  
悉於孔孟正學終有未達處楊繼玉亦言念庵於禪  
玄俱不能無染抑愚竊有說焉聖賢立言豈能一口  
說盡只隨時指示自前後相發本體工夫總離一不  
可有令言本體工夫者如大學說明明德是也因為  
無弊其他語並之中有時專說本體使人見心有時  
專說工夫使人用力亦不為一偏若孟子說良知原  
以不慮而知證其為本然之善以孩提知愛稍長知  
敬證其為不慮而知而陽明所以提出此二字者亦  
正欲洗俗儒記誦詞章之習耳今念庵乃曰良知非  
萬死工夫不能得無乃欲矯現成良知之病而掩不  
學不慮之真乎徵其說而不得而其徒為之解曰學  
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知得不學不慮脉路任  
人只管學只管慮幾于不成語矣其云近時學者語  
知而不必良語良而不必致却自說得清楚正不必  
挑萬死工夫反使人疑本體之明頓息若已失而復

得也至于雙江聶氏又以良知爲性體著良知辨其  
與歐陽南野書謂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後有知知其  
發也不可遂以知之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  
引陽明集中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二  
語爲證併良知二字亦改換面目且似以知爲已發  
良爲未發竟不成語矣豈非其所謂良知非孟子之  
所謂良知而其實假儒以還禪乎詞愈淫則指愈僻令人  
何所適從意念庵品地非雙江比其論良知必以擴  
克長養達天下爲言固不離孟子之宗特其萬死工  
夫一語使學者驟聞之必有過求高遠流入異端之  
失非特滯工夫掩本體而已總之宗主一差卽救正  
皆差竊意忠憲所以推服念庵者只不欲沒其善云  
耳設因其近正而過躋之則其救正處似是而非未  
能破良知之偏而其宗主處愈堅愈僻適足增亂德  
之障認賊作子爲害匪小如序陽明年譜而曰善學  
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語皆未  
免惑人然則良所組玉之言豈刻論哉

胡瀚字川甫浙江餘姚人七歲端重如成人一日問

塾師曰學孔孟以何爲入門塾師大異之其從父支  
湖公召語之曰孺子願學乎學在心心以不欺爲主  
川甫唯唯著心箴圖就質于陽明王公公喜曰吾小  
友也時龍谿緒山皆與爲忘年交嘗會講天真書院  
諸學者各持異同爭辨未決川甫曰考亭當註疏附  
會之時不得不類精茹粹以發蒙陽明當支離割裂  
之餘不得不指點頭顱以證世俱正法藏雖異而同  
學者服之晚年以貢得華亭訓導尋轉崇明教諭歸  
築今山署曰松篁小塢靜坐其中觀喜怒哀樂未發  
氣象憬然自得病革爲詩示兒孫神色恬正所著有

今山文集一百卷行于世

劉澍字君東江西泰和人生時父太僕策齋翁爲慈谿令故名五歲能受西銘九歲問天地窮際日月往來之故年十二讀書駕部齋閣時椒山楊公以劾奸相坐罪死西市終夕遶屋空行至夜半聞已死慷慨歎曰楊公千載有餘烈矣始冠著尙志論隆慶改元舉鄉試試南宮下第大學士李公得其遺卷心奇之欲致一見君東謝不可曰落第書生豈可呈身相門耶後張江陵欲致之東閣亦拒不相見荆王太傅李九標爲孝廉時相善李無子有一女杯酒修好未聘

亡何李死女之母亦死人謂李氏一門衰落兩家子  
女尙幼且無媒妁盟必寒矣君東乃折東告親友曰  
使李君未嘗見吾稚子而許之吾猶當撫其孤女也  
矧言猶在耳渝之不義遂迎李女歸至長乃婚其子  
及李氏爭產起訟太守欲以半產予女獨辭不受曰  
吾成盟爲義也若分其產豈不反吾初心乎太守義  
之八上禮闈不第遂懸車投牒不仕構終慕堂築自  
怡園辛丑建太子覃恩詔天下舉人不仕者授都察  
院都事予冠帶友人勸就之軒然曰吾真者已弁髦  
之假者何爲嘗感時事欲入燕上書過少宰鄧公勸

沮之歸構焉文館以見志其學極尊信姚江或徵其  
其說則曰吾家大人得諸先生長者不敢忘也直指  
桐城方公欲表其閭且疏薦于朝乃託友人力辭之  
太宰羅文莊公學宗程朱爲西昌理學宗自世講良  
知而文莊之學湮君東曰程朱一脉豈可遂廢較編  
文莊集行于世學者耳目爲之一新末年謝交遊廢  
登臨一意默坐讀先儒書信文成益至萬曆甲寅七

月卒年七十一學者稱約堂先生

愚按當時川甫爲陽明小友君東奉

父教推尊王學極至於朱子整庵皆並存之而後世之祖述陽明者必襲其口吻相與詆朱陋羅不已此不可曉也或曰川甫尊朱不悖其家教君東表羅不沒其鄉遠是皆予之所取與余應之曰二

子之得失邈然不侔也夫支湖先生異學辨苦心  
苦口不啻詳切矣川甫爲其從子顧舍置之而從  
于天真之會出調停之詞爲一時風氣所驅卽非  
豪傑士況爲子弟而不率教是舍家求野下喬人  
谷者也若君東所處則又不然昔韓魏公知歐公  
不信文言繫辭未嘗與辨而亦終身相對不言易  
友道尙然況父子之間乎君東旣守父教宗陽明  
矣而又表章羅文莊編行其遺集彼因知記三篇  
中言言王氏藥石也蓋默寓裁命之季焉此君東  
不以言傳而後人當以意會者也其權衡至微矣  
故二千相似而君東爲得川甫則失之或曰然則  
君東其遂足法乎曰未也能如曾子之於曾皙以  
臨溪履薄繹浴沂風雩斯大季斯足法矣然曾氏  
父子同師孔子故能得變化豈可望之父子學陽  
明者

耶

尤時熙字季美河南雒陽人先世本吳人高祖某從軍  
謀河南衛父錦母姜氏生母王氏季美生而警敏不羣



稍長爲諸生輒有聲弱冠舉於鄉是爲嘉靖壬午計偕  
入京讀陽明傳習錄卽厭棄詞章一意聖賢之學壬辰  
除元氏學諭甲午丁父憂服除補諭章丘尋晉國子學  
正時徐華亭爲祭酒特重之令六館士俱師焉壬寅年  
四十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自詰曰我今道明否德立  
否不覺淚下謂學無師終不能有成乃以師禮見晴川  
劉先生晴川陽明高弟也適以建言逮獄則書所疑契  
時時從犴狴中質辯不少輟甲辰遷戶部主事推詳墅  
關纖毫不以自污自奉澹苦人弗堪也長洲令某負氣  
與部使者抗季美廉其人實賢者初不與較他日代推

者至問吳中令孰賢季美首稱長洲代者曰此非抗君  
者耶季美曰吾儕論人惟其賢何至以細故雌黃其間  
耶以母老乞終養歸歸三十餘年明道修德足不履公  
門郡守以帖二張遺官地若干畝峻謝不受居常坐小  
齋見後進來學喜甚啟迪不倦其所問答隨人淡淡要  
歸于提撕其本心令問者各有所省其爲說大率祖良  
知而得於所自體驗者爲多齋中設陽明位晨起必焚  
香展拜來學者必令展謁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  
見而忽躬行甚且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慨  
然歎曰孔門教人必以孝弟爲先忠信爲本其慮淡矣

又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有一層故其  
議論必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爲玄虛隱怪之譚說  
者服其善學陽明而能救其末流之弊陝洛間士聞其  
風擔簦笈笈而至者百數十人士大夫道洛者咸以一觀  
顏色爲快孟我疆秋稱其溫和純粹有明道之風孟雲  
浦化鯉其門人也稱其褻然爲一代真儒鄉人號西川  
先生萬曆庚辰九月卒年七十八沒時含殮不具子孫  
貧乏不能舉火有司祀之鄉賢又築祠特祀所著有健  
學小記聖諭衍行於世萬曆末金沙于景素述明儒十  
先生語錄斥王學不與獨以西川爲殿古絳辛復元寄

詩張抱初曰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三川者謂伊川  
月川西川也天啟三年鄉人呂維祺揭稱西川及雲浦  
上衍洙泗之傳中接伊雒之派宜從祀廟廷謚典殊缺  
因著尤孟二先生謚議陳之兩院四年三月鹽臣李日

宣等具題請謚奉旨下部未及行

愚按涇陽少墟景逸三先生俱嚴辨無善

獨未嘗開良知涇陽謂陽明特揭良知超然自信獨  
在獨來自是痛快駁之者不敢爲然少墟七十自壽  
詩云誰哉我之師人心有仲尼考亭嚴主敬姚江致  
良知尋過困學記云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  
曰天地陽明名之曰良知蓋良知二字出于孟子指  
點最妙又拍合大學致知而曰致良知立言亦工今  
西川先生切指良知以爲無終始無內外辨向上一  
層之非服季悌忠信之教自修自證山已及人其從  
事新學卒成真儒所謂青出于藍藍謝青斯固王門  
之所不能囿東林之所不能外也于景素氏述十先

生語列諸莊渠養齊之次豈無見而然乎又按西  
川語錄多敬語不可殫述內有云古今人我本同一  
性載籍言行卽是師友但須忘我乃能受益又云  
是公共的心雖相背實相成是偏黨的心雖相合實  
相負玩此二條亦可以愧王學之我慢  
貢高飾非拒善與夫各述相蒙者矣

薛甲字應登南直江陰人嘉靖壬午舉于鄉已丑成  
進士擢兵科給事中時方士邵元節用事乃連具四  
疏指斥甚力邵黨劾之謫湖廣布政司照磨歷轉寧  
波府通判保定府同知四川敘瀘兵備僉事晉江西  
副使備兵于贛又以忤分宜父子解任而歸雖經遷  
謫而職無不舉在蜀解蒙撤累世之仇靖永播方萌  
之患其績尤偉歸後杜門靜養斷掃家事一切無得

關白其學初以紫陽爲準的載復取象山陽明遺書而參伍之益有所得故其言曰格物卽所以致知慎動卽所以存養成物卽所以成己無暴卽所以持志與夫一在精中貫在一中約在博中恕在忠中此意了了則六經四書與夫大而乾坤細而毫芒無非此理皆可一以貫之此學所以爲易簡而非遺棄物理之謂也論者以其言精實寡弊羣推爲姚江後勁所著有易象大旨四書口義心學淵源錄心傳書院講義藝文類稿續稿併文集行于世學者稱畏齋先生

錢十峰曰登陽理學寥寥前推孫大雅後稱薛畏齋乃大雅爲饒介之宋景濂所讚許至黃文弼而

勉之去其邪賢不可曉也而畏齋之學亦不其顯  
傳聞羅念庵自江右來訪及門見高屋不入而反  
以此爲時所貶然畏齋自敘平生受益固從貧病  
患難中來近得憚遜庵先生序年譜而論定矣

張槩字士儀

號本靜

南直涇縣人幼聰穎異常嘗聞雞

聲忽呼其母曰小學云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  
不起母笑曰汝纔讀書便曉其義耶對曰我欲爲此  
豈徒曉而已八歲就外傳十一徧治諸經十三遭父  
喪朝夕哀悼不離喪次執禮如成人年十七督學北  
江聞人公首拔應試嗣是屢試居首而守已嚴介毫  
無私請中丞澤江歐陽公撫江南延爲塾師越二歲  
歐陽文莊公爲南祭酒往師之文莊與之語卽言下

領會因服習其教累年不歸繼復從鄒文莊公遊學  
日益進廣德張守聚徒百餘人敦請主教未數旬多  
士翕然興起臨行以百金爲贈辭曰吾得英才而教  
之足矣堅卻一無所受產不及中人或勸爲子孫計  
笑曰終日營營爲子孫謀吾實耻之事母董氏至卒  
母卒哀痛逾常築永思山房守墓不離尤敦睦宗黨  
著張氏家規歲值荒歉多方賑貸倡建水西書院迎  
諸公歲臨主會合併論學涇人士津津有興者繇是  
水西之會名天下

游震得字汝潛南直婺源人初爲諸生發令曾公汴



授以良知宗旨繼游歐陽文莊之門叅證于湛文簡  
鄒文莊兩公間克然有得中嘉靖戊戌進士授行人  
擢給事中侃侃言天下事議東宮禮請講學疏尤切  
直論方士禱祀熒惑羣臣阿附非禮世廟震怒逮廷  
杖劓臥讀易所著怡悅錄卽此時筆也復與分宜語  
左亟求外補備兵南贛叅政湖廣所至賑災恤役歷  
楚臬閩藩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以倭陷興化引  
咎代還隆慶初起原官總督南京糧儲言者喋前事  
不已遂歸里內外交薦不復起嘗謂近日學者喜妙  
悟而疎踐履崇虛譚而鮮實用惓惓以躬行未得爲

訓創建虹東書院以永講習著有周易傳義會通三  
書附註性理纂要談藝要錄湖北民隱錄藥裏膚言  
等書弟再得字汝見少讀近思錄遂發憤于學與伯  
兄自相師友嘗作四箴爲伯兄規兄歛容謝之壯年  
謝去諸生敦行益力屢主郡邑大會闡釋經傳言皆  
簡易真切學者稱兄爲讓溪先生弟爲連山先生  
余世儒字汝爲南直婺源人八歲能文一日中兩試  
瑞麥表下筆立就辭無複者年十六領鄉薦卽與周  
都峯共研性學載訪東廓緒山兩公師事之後以親  
老謁選得瑞安令時兩浙有倭警乃內撫疲瘵外瞻

軍興民倚之若慈母丁父憂歸再起南康令更役法  
課士移風分校得人最聞推恩所生擢守合州遂謝  
病不赴歸築中心精舍與同好講業越五載邁疾且  
劇適母諱旦猶強起奠如禮已而考終後祀鄉賢兩  
邑名宦汝爲幼時見俗學泥古今人不相及者颺言  
曰然則後世遂無聖人耶斷然以堯舜可爲自信又  
嘗言文章爲立身岐路詞翰爲行已外篇吾人安身  
立命當在何處人生百年如石火易滅一念依違大  
事去矣故孜孜體解力行無怠湛然神明于酬應之  
間著有幼學稿未信稿破蟋蟀集行於世學者稱念

名臣詩話卷之十一  
山先生

周怡字順之南直太平人少負奇氣居常以丘壑不  
忘自礪聞鄒文莊倡道南都徒步從之游兼師事龍  
谿王公登嘉靖戊戌進士授順德司李以治狀徵拜  
給諫疏論內外大小臣工幾數千言而大指則劾嚴  
嵩奪鑾市恩修怨私訐背詆大敵在前而文武搆覺  
非國之福上悲疏中有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水旱  
未銷語嵩以重螫已問入詔廷杖下錦衣獄偕御史  
楊爵員外劉魁同繫五載乙巳採箕僊語釋之閏月  
復被逮丁未二殿災復釋之既歸僧及事母湯藥數

日永訣人謂忠孝所感歲丙寅居陽羨山中時與二三知己商訂學問隆慶改元召用擢太常少卿遣祭岳瀆瀕行疏陳定君志重詔命敬大臣擇左右勤朝政五事忤旨調山東海右道僉事轉南國子司業明年晉太常少卿提督四譯館未任卒于家其論學以大同爲旨以至誠無息爲宗以不愧屋漏爲要而尤以曲成後學爲萬物一體之驗居恒未嘗特立門戶卽以忠諫顯卒未嘗自居其名嘗言吾讀孟子尹士語人章羨其惓惓愛君之心直是無已彼一激而去者不過尹士者流耳卽斯言以推蓋其忠義之氣駿

駿至道矣卒後臺臣張佳胤郭莊檄縣建祠祀之郡人私謚曰莊簡學者稱訥溪先生有訥溪文集二十七卷行於世

張緒字無意湖廣漢陽人生九歲隨父佃於中川劉翁家翁課以偶句對云千年賢聖轉身來翁奇之養爲已子曰劉燧弱冠登嘉靖庚子賢書時有欲危劉翁二遺孤者恐無意爲之庇廼百計中之賴朱廉憲曰其事得俱無恙自念旣報劉恩不可身居疑地由是復姓名歸其宗游學四方師鄒文莊赴會試初場爲母忌日先不欲入爲同輩強入涕泗終日而出次

科不就試就桐城諭轉南監博士歷吏部司務戶部  
員外自以爲與江陵相年友也謁之據上坐無屈江  
陵謂太宰曰某郡太守缺可起補之無意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太守稱二千石予奪在上口威福以  
私德怨此介谿所以敗也江陵怒而起椅隨身折無  
意曰椅折乃我與公已矣不謝而出降五級諭繁昌  
移德陽令鄖撫見羅李公迎主講席未幾拂袖歸會  
見羅被誣逮下獄臺省救之弗聽爰手一疏擬請代  
將上而獄已解乃止家居論道垂二十餘年萬曆癸  
巳秋忽自齊安徧辭諸門人及所識冒風濤亟歸漢

上語兩子曰生死事吾自師文莊後便已看破且其  
身久已許見羅先生今死遲也言訖遂瞑年七十四

學者稱甌山先生私謚介肅

愚按先王制禮不敢不  
及亦不敢過也甌山遇

母忌輟初場得無念母而廢事君乎設其當官執  
戎祀大事亦以母忌格詔令乎此舉似有近名之  
意若夫抗權宰甘降官最爲介特矯矯可風視同  
時黃梅聘君之所爲貞邪判矣論者慎無嫌其沽  
也激也

來知德字矣鮮四川梁山人中嘉靖壬子鄉試頻上  
公車不第以父母春秋高不復試南宮留家侍養二  
親繼沒塋祭廬墓一軌諸禮旣塋後遨遊五岳求友  
四海往來峨嵋太華太和廬山之間老而歸隱梁之



釜山坐九喜榻作八關詩畫三戒圖又有入聖工夫  
理學疑心學晦明解省覺錄省事錄河圖雒書論皆  
叩心著理其訓格物則卽以君子三戒當之謂先格  
去三大物欲不盡同程朱說也已而研究易道端注  
易象猶嫌釜山紛沓乃去梁之萬縣求谿山中絕來  
往捐形骸反復思維夜以繼日二十餘年超然悟伏  
義負圖之爲錯文王序卦之爲綜以錯綜二字盡易  
象之變發十翼奧旨闡四聖微言巡撫郭子章親禮  
其廬知其學宗孔孟之傳軌接嚴光邵雍之侶會總  
督王象乾交章論薦上俞允授翰林待詔疏辭不拜

時年已七十八矣學者稱瞿塘先生

愚按格去物欲之說凍水亦主

之雖非格物正解而有功于人至瞿塘指出三戒尤令人有下手處第君子有三戒分少壯老豈格物亦分三時耶此遵陽明宗旨而變化其說者其以錯綜說易更稱卓識雄辨學易者所宜詳玩

孫應鰲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生之日適衛人饋六

鯉因以名幼就塾日誦數千言正襟危坐求解大義

年十九以儒士應鄉試督學波石徐公一見大奇之

許必解額榜發果以禮經中第一人嘉靖癸丑成進

士入翰林改戶垣出補江西僉事流賊起捍禦有法

一道晏然九江三百人誤坐賊黨一言出之尋轉陝

西提學副使實意作人身先爲範遷四川叅政土官

薛兆乾執叅將賀摩以叛或疑討之必爲摩禍都御史谷公以問山甫曰昔英宗北狩于愍肅公數語國威益振卒返乘輿今者豈惜一叅將耶谷從之擒兆乾而摩不害隆慶改元以僉都御史巡撫鄖陽疏請勤學勵政親賢遠奸等十事及劾奏太和宮提督巨璫罪狀上皆納之已而致仕萬曆初起仍前任授恩詔懇卹建文死事諸臣舉朝目爲昌言召入爲大理卿晉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在監申飭監規倣涇野先生遺意極言舉人回籍自便之非及至愚不肖入貨汗蠟之弊皆得旨著爲令丙子八

月駕幸太學進講虞書無教逸欲有邦上稱善命坐  
賜茶以病予告築學孔書院於西城之陽晉南京工  
部尙書卒賜祭塋謚文恭所著有易談四書近語教  
秦語錄雍論彙稿續稿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行  
於世

余時英字景淳南直婺源人九歲時聞日者言母命  
不永與姊相持泣每夜靜拜天祈母壽十二三讀書  
餘閒習種植樵採事喜曰今而後能紓二人憊矣尋  
從洪垣及兄鏞講性學十九冠貧不能行禮取冠禮  
冠義莊誦之二十二婚首以善事二人厚其弟與婦

約始受徒苦志夜讀不設枕席一疾幾殆夢人飲以藥酒而愈慕鄒文莊之學往師之得所入處又從周都峯游言下有省時學者每以朱陸揣內務外爲辨景淳曰今人夢夢坐不知性耳性有動有靜靜合萬殊爲一本若在內也然內者未嘗不外動分一本爲萬殊若在外也然外者未嘗不內吾所學不內不外不朱不陸惟性之求性定而學定矣性一而學一矣性無內外學無內外矣子一龍成進士自令江山至轄浙藩凡大政必稟教故所至有立其初入江署也一龍命取二布民間將成衣以獻聞之愠甚罰令一

龍及子婦跪於前而責之立反之其訓廉類若此萬曆丙戌抱微疾命童子開牕語諸人曰吾心之明有如此月遂逝年七十九嶽六邑學者祀之於會所著有孝經集義行於世其經子性鑑諸書纂抄十七種藏于家

萬吉字克修南直宜興人爲人方嚴剛峻自禮義廉耻大防至于拱揖進趨冠履飲食之節畫綫而蹈不失毫髮見者望而知爲莊士事親盡孝居喪中禮弟善病與其寢食三年不懈弟病愈然後入內室至老未嘗異錢帛教諸子先志行後文藝諸子雅飭孝謹

一如其父以貢爲桐廬訓導夙夜勸課力明義利之  
辨時舉釣臺故事以激發諸生桐俗頓振未幾致仕  
歸其爲學宗尙程朱初聞陽明致良知之說於同邑  
周道通意不甚契及交唐荆川聞其議論乃歎曰道  
通愛我今荆川子語多與之同固未嘗悖于朱子我  
恨不及道通之存也晚而和易如冬日薰人人樂親  
之稱爲古齋先生

王漸逵字鴻山廣東番禺人父傳爲泰州學正隨之  
任時年十歲卽知潛修默誦未幾扶父觀歸年十九  
登嘉靖丁丑進士假歸娶室授刑部主事告歸侍母

至十二年有旨凡養病三年落仕籍久之以薦復原  
官至都疏陳四事留中不報因引疾乞休執政嫌其  
言直罷之歸奉母諱值寇亂避之省會館于小雲谷  
之精舍就右溪倫氏與古林何氏解疑辨難所得益  
淡著觀水記正學記四書通言學庸釋畧讀經記春  
秋集傳嶺南耆彥傳王氏宗禮青蘿集等書其讀五  
經自得尤多於春秋淡辯周正之非於詩多從小序  
之指謂易非因河圖而作謂書當以安國爲宗嘗謂  
學者當體得吾心之生意生意卽性也仁也求之古  
聖賢如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簞瓢不改曾點之



舞雩詠歸子思之無人不得孟子之萬鐘何加皆是也孔門教人求仁莫先於此千載而下惟周程得之其次李延平云其於近儒則尊慕白沙陽明二氏見所與王龍溪項既東二書中要亦不盡同也辛年六十一隆慶初卹贈光祿寺少卿

殷士望字德遠南直丹徒人性通敏孩提時得菓食必先奉二親朝夕數問安否五歲誦經史七歲能文章遠近爭欲識其人稍長益盡孝嘉靖間倭犯丹徒縛其父去德遠奔救倭將加父刃卽長跪呼號請身代甚哀倭曰此孝子也兩釋之嘗學御史耿公嘉之

遂不次以附學克貢亡何家被盜盜縛其母欲撻之  
時德遠先出遊學其女弟名金者亦呼號請代甚哀  
盜亦曰此季女也又兩釋之耿公並爲奏于朝下有  
司建坊旌表題曰麟鳳尋由壽州訓遷新建諭又遷  
衢州教授三任學職朔望同州縣官鄉先生羣諸生  
講學不倦以老乞歸年八十一偶疾忽起肅衣冠拜  
二親木主畢因正色危坐召門人子弟言曰吾將安  
靜以養微陽父母之身今得全而歸之性學斷續則  
在二三子矣微笑而逝學者稱同仁先生其生時宅  
傍先後產二麟人以爲祥瑞云

詹一麟字孟仁南直婺源人性本豪邁而學甚淬厲  
言動一準於禮孝孚宗族信重鄉閭補諸生食餼就  
歲試學臺極鑒賞其文以缺論發令補作回稱不記  
題目不敢欺心學臺怒乃降等抑之孟仁恬澹自若  
從海內諸有道訂正學脉不憚跣步千里家故貧取  
給筆耕歲暮館歸遇一人受人責償阨之急遂傾修  
脯助之空橐歸室如懸罄不以介意晚益透悟指歸  
本根不落枝節嘉靖丙寅徵修郡志從遊者日益盛  
樂平太守軫光其高第也學者稱東鏡先生

查鐸字子警南直涇縣人爲諸生兼攻道藝嘗曰匪

學胡文匪聖胡學嘉靖己酉舉于鄉報至猶偕同志  
聚講抵暮而罷如弗聞也數下第成乙丑進士授德  
安府推官徵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右再轉刑科左  
屢疏勸經筵復邊功定營議舉人才言皆切要休暇  
輒從海內名碩結會論學以爲常未幾新鄭起相兼  
冢宰勢張甚欲修舊隙庇私黨而子警向中會試出  
其門連執不從遂大相左出爲山西叅議適當表賀  
疾不行撫臣迎新鄭意論罷之及新鄭免以薦補舊  
任定爲塋儀勒民互察遂葺蒲東停喪敝習有妖似  
網能匿形而人言多煽惑出示驅之妖謝相知者曰

查公正人吾不敢犯爲避去遷廣西副使丁父艱不行後領廣西驛傳纔三月移疾歸中丞郭公六下札留之不可遂翩然東返爲復水西書院倡明理學其立說篤信陽明致良知爲三字符更闡然自修不事表暴最後疾作族兄秀視疾問曰心得無動乎曰能病吾身耳吾心何病旦起索衣冠端坐移時遂瞑年七十四學者稱毅齋先生

胡用賓字晉卿南直婺源人少補諸生試輒第一嘉靖己酉薦賢書卽從鄒文莊呂巾石諸公遊透悟姚江良知之奧而不詭于紫陽丁內艱疏食墓廬者三

年登隆慶戊辰進士授樂清令以父老留妻子侍養  
僅挾二蒼頭往日再食脫粟每公出裹飯蕭寺中人  
不知爲官也興利剔蠹造士維風靡不殫慮樂人德  
之四載以召行檢俸餘僅十六兩行李一肩士民卽  
潘簡肅祠祀之額二賢祠選南御史巡按江西獎廉  
去墨江旬風清事竣乞終養歸夜抱父足而臥居被  
火恐父驚悸給以他故躬負之出室燼而父不知父  
歿哀毀羸憊不異喪母時服闋起補北臺歷遷南太  
僕少卿卽乞骸骨奉特旨進太僕卿致仕嘗上疏請  
祀鄒文莊惓惓崇躬行證慎獨救空談之弊甚切所

著山間漫語於中和真體慎獨真功體驗至精密而  
儒釋真似同異之辨更足以開世迷又著有觀俗庸  
言皆平實語汪司徒登原狀其行稱爲純孝純忠至  
廉總目之曰慥慥君子

劉遇江西萬安人爲人好澹素惡聞褻媒卑鄙語事  
母李以孝聞重諾輕財諸焚券已責者甚衆晚聞越  
中致良知之學肫肫服習建梅陂書舍以待學者後  
談學者言徑超喜頓悟陋持守羣然和之遇兀兀衆  
中獨求寡過若已訕然已而言頓超者多踣躓相率  
愧屈而遇一未嘗自多聞人過急爲掩覆弗忍出諸

口也人以篤行稱之

愚按王門醜態百怪千奇不可名狀徐愛夢羅曇語以與顏同德同壽是以顏子自處也王畿送王正德而曰我黍師門一唯參是以曾子自處也錢德洪與織廬師墓三年是以子貢自處也徐珊不封會試策而出是又以尹彥明自處也做孔門程門徒不成徒爲王通之董常王安石之馮解陸九淵之楊簡而已至於王艮篤車行教則又竟以孔孟爲若之不疑自以爲是故其門下多誕爲甚不覺韓貞村歌野唱時謂歪風李贄謂大道無分男女與悔澹然爲會贈詩相昵說焚書中時謂淫風吉州人何心隱承新人顏鈞師生拳段事發抵刑時謂亂風且何心隱本梁氏子名汝元字子期忽自更爲何心隱尤屬不經此輩亦何足汙吾黨之筆獨怪夫事之以師禮未之爲法友者皆世所謂賢士大夫耳原其自來則陽明似有假借之失焉舊傳王艮見陽明于江晉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贊其蹊徑與董洪楊似此最卑淺可恥乃陽明不能拒而有吾擒宸濠心未嘗動今爲斯人



動之語是何言耶抑傳之者妄耶大抵稍涉游詞  
便成標榜流俗無識聞陽明重良而併重良之徒  
待以師友非無因也吾於此章既盡削去爲王學  
洗穢而欲爲君子著失言之戒故不得已而資及  
之後之君子  
可以鑒矣

維閩源流錄卷十六

終